



光阴故事

县委书记为我修改新闻稿

时间过去39年了，每每想起披县（今莱州市）县委书记王学刚为我修改新闻稿、使该稿在《烟台日报》头版头条刊发的事情，我的心中便升腾起满满的骄傲、崇敬和无限感激之情。他令我升华了对新闻写作的认知，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，使我从一名乡镇干部走向了专业新闻之路。

1984年9月前，我在黑龙江省合江地区林业局基层国有林场担任新闻通讯员。因父母经常患病，弟妹年龄又小，1984年10月我回到了家乡披县，在沙河镇政府从事文秘及宣传工作。

由于勤奋，1985年，我在烟台市及以上媒体刊发稿件128篇，其中在《烟台日报》发表稿件50多篇。1986年2月，我被烟台市委宣传部评为优秀通讯员，被《烟台日报》评为优秀通讯员并获一等奖。因为我是全烟台市（含现威海市4个县市）唯一获《烟台日报》一等奖的乡镇宣传干部，在烟台日报社召开的表彰会上，我被特别表扬。

表彰会后，烟台日报社农村部主任丛培俭对我说，有优秀通讯员到报社参加采访写作培训的指标，我若愿意他可推荐。我当即同意，当时的镇党委书记李惠堂也大力支持。1986年4月15日，我来到烟台日报社农村部学习。丛培俭主任安排我跟随记者张志卿、吴好之等老师学习。我废寝忘食地跟随采访，虚心学习、请教，采访前先问从主任采访重点和写稿角度，深挖事件广度和深度，采访后我写好稿子请老师指导修改，稿件刊发后我又一字一句地反复揣摩。我的用心和勤奋，使自己的写作水平不断提高。在报社学习的40天中，我采写、刊发稿件18篇，丛培俭主任说我具备了独立完成大稿、特稿的能力。

回沙河镇后，我像上满了发条的钟表，不知疲倦地白天下乡包村、晚上熬夜写稿，平均每个月有4篇稿件在《烟台日报》显著位置发表，成为《烟台日报》通讯员中的佼佼者。

1986年12月13日，二版编辑刘汉君给我来信约稿，希望我重点写一下沙河镇的民间资金流动情况。

寒衣节的前夜，我虔诚地为逝去的父母点燃香烛，把无尽的哀思寄托在缕缕青烟之中，愿它能飘过山山水水，飘到千里之外，飘到生我养我的故乡，飘到父母的坟茔，把我的哀思定格在那狭小的方寸之间。

2009年的夏季，那个多雨的季节，母亲、父亲相继带着病痛离去。当我闻讯匆匆赶回老家之时，只能将一切懊悔和遗憾化作悲痛的泪水，肆意地流淌、飞溅……

母亲是一个善良、少言、勤劳、温和的人。自我记事时起，她便日夜操劳，白天下地干活，样样不服输，挣的工分和壮年男人一样多；晚上操持家务，孝敬老人，抚养子女，日复一日忙忙碌碌到深夜。

土地承包到户后，母亲干好农活的同时，还到十里地以外的砖瓦厂做工，用晶莹的汗水换取微薄的收入贴补家用。她常年无休，没日没夜，寒来暑往，似乎有着用不完的力气，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，风里雨里，用柔弱的身体为家人支撑起一片晴空。

母亲辛辛苦苦操持家务一辈子，作为儿女，我们给予她的实在太少了，甚至没有静下心来，和她认真真地交谈过一次，甚至不知道她喜欢吃什么食物、穿什么样的衣服、钟意什么样的颜色，而是一味地用忙作为理由，把她遗忘在山村、遗忘在老家的角落里。而今，可以回忆的，只是与母亲只言片语的对话，还有她永远慈善的面容和微笑。

父亲高中毕业，是村里村外、十里八乡的“能人”“文化人”，能说善言，去东北、到过云南，担任过乡干部、干过社办厂会计，务过农、经商，承包过工程、管理过水库，属于“见过世面的人”。村里村外各家各户的红白喜事都请父亲来主持，邻里乡亲的纠纷矛盾都请父亲去决断。父亲的一生，是奔波的一生，是操劳的一生，晚年却备受重病折磨，苦不堪言。

父亲的热心肠闻名八方，而对三个儿女的要求却极为严格，甚至可谓严苛。遵循父亲的意愿，我们成长成人，并在各自的事业道路上奔波、进步。我们深知，父亲将自己对子女的爱隐藏得很深，从未用语言表达，而是化作默默的行动，用一种暗流涌动却无比激烈的情感支撑儿女走向更广阔的天地、见识更丰富的世界。但让我们遗憾终生的是，父亲瞑目之时，作为儿女的我们竟然没有一人守候在他的身旁。他就那样无助而孤独地离开了人世间，带走了他的睿智、热忱和慈善。

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父母在，尚知来处；父母不在，仅剩归途。每每遇到这样的节日，我便把无尽的思念挂在心间，遥望窗外很远很远的地方。

告别，总是难免遗憾，也常难以释怀，但逝去并不是生命的终点，遗忘才是。只要我们还记得，他们就不曾真正离开。那些熟悉的笑容、温暖的叮嘱、曾经的时光、深沉的爱，会在记忆里熠熠发光，照亮我们未来的每一步。

□ 焦文亮

沙河镇党委非常重视此次约稿，党委书记李惠堂嘱咐我全力以赴完成任务。我采访了镇工商所、税务所、农业银行沙河办事处，又请三个单位召集了16个工商户开座谈会，交流商品流通和资金流通情况。我将了解到的情况写成1200字的文稿，题目是《沙河镇商品经济和资金流通活跃的经验：依托集市优势，形成地方商品流通模式》。镇党委书记李惠堂看后，让我把稿件寄给刘汉君编辑。我左思右想，觉得稿件质量不尽如人意。12月16日早上，我带上稿件和采访素材，赶往县城，想请县委宣传部领导帮助修改，但不巧的是，分管新闻报道的副部长王绍堂外出办事了，三天后才回来，新闻科科长杨君也下乡采访了。我失望而归，走到县委办公楼一楼时，碰巧见到了县委书记王学刚的秘书孙相山。他觉得这篇稿件代表披县此类工作的成就，让我见见王书记，请王书记指导一下。进入王学刚书记办公室，书记正埋头批阅文件。我把编辑的来信和稿件交给他，他一一阅读，略作思考后说：“你作为乡镇宣传干部能写出这样的稿件，应该肯定。但是，你站的高度不够。这是一篇写时代潮流、潮头经验的稿子。《烟台日报》是烟台市委机关报，约写此稿，应该是为了给全烟台市提供解决商品经济发展中资金不足、利用民间资金发展民营工商业、提高经济效益的经验。你应该站在烟台市、山东省乃至全国商品经济大潮的高度理解它的导向价值。改革开放后，我们的国家在坚持国营集体工商业的同时，大力发展民营工商业。现在民营工商业的发展处于重要节点，国家银行资金不足，需要挖掘汇集民间资金，争取获得最大效益。披县是烟台市经济发展的先进县，沙河镇是胶东经济重镇，民营工商业走在全烟台、全省前头。理解了这一点，稿件就会简明扼要、突出重点、有导向性。导向导向，就是站在时代潮流的高点，给全局导引方向……”王书记拿起办公桌上的红笔，在我的稿件上圈圈画画，文稿划掉三分之二，题目改成了《挖掘资金潜力，促进商品生产：沙河镇民间资金活跃》。他在修改稿上签上“王学刚”三个字后

交给我，对孙相山说：“小焦同志写的稿子是不错的，你抄存一份，留作备用。”我向王书记道谢，退出他的办公室。孙相山把我的稿件和素材重点抄写完后放了起来，对我说：“你给刘汉君编辑写封信，我下午到烟台出差，顺便把这稿子送给他。”我连忙给刘编辑写信，汇报稿件采写和王书记修改的过程，将原稿和王书记修改稿一并带上。

1986年12月18日，《烟台日报》头版头条刊登了我采写的、王学刚书记修改过的稿件，标题一字未改。刘汉君编辑给王书记寄来几张报纸，附信感谢。稿件刊登后，在烟台市引起很大反响。此稿于年底被评为《烟台日报》好新闻，并获三等奖。虽然是三等奖，但在10篇三等奖稿件中，有9篇稿件的作者不是报社的编辑记者就是各县的宣传部专职新闻干事，乡镇级独我一份。

王学刚书记给我修改稿件时语重心长的教导，我念念不忘，一字一句地琢磨领悟，升华了对新闻工作的认识。为提高新闻写作能力，我完成了山东省电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，获大专毕业证书。与此同时，我努力提高政治视野，站在时代高点寻找新闻素材，选择采写角度，新闻采写水平越来越高。1986年至1991年，我连续6年被烟台市委宣传部评为优秀通讯员；被《烟台日报》评为优秀通讯员，并获一等奖。我采写的稿件除了在《烟台日报》刊登外，数十篇稿件被《人民日报》《经济日报》《农民日报》《中国乡镇企业报》《大众日报》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刊登和播出。正是因为这些成绩，1994年10月，我进入人民日报社《市场报》工作，走上了职业新闻写作之路。

1998年7月，我趁到淄博市山东新华制药厂采访之机，去拜望王学刚。他由披县县委书记升任烟台市副市长，后又调任淄博市政府常务副市长，后任淄博市政协主席。他为我的进步而高兴，以长辈的口气叮嘱我：“坚信党的领导，把握社会走向，用正确舆论引导社会。”我以此为座右铭，反复回顾，不断提高，在新闻宣传工作中，连年取得优异成绩。

心香一瓣

□ 卞洪涛

希 望

我的家乡在县城东约8公里的小村子里。村子的周围是层峦起伏、沟壑纵横的大山，绵长的柏油路像一条玉带沿着溪流蜿蜒而上。那山是沉默的，也是喧嚣的。说它沉默，是因它终年不语，只用一层又一层的墨绿将天空分割成一道绿色的天然屏障；说它喧嚣，是因为每当冬天的深夜，林涛便如潮水般涌来，如猛兽嘶吼，让人毛骨悚然，一遍遍地提醒我身在何处。

我的童年，便是在这里度过的。沟壑般的天空，窄得能见清飘过的云有几朵；谷底的日子，重得让我早早便明白了生活的质地。

14岁那年的暑假，我跟着邻居的大哥来到城市，成了一名打工仔。当时，栖霞一中正在改造建设中，工地上，尘土和机器的嘶鸣搅拌在一起，空气是滚烫的，带着铁锈和水泥的味道。我的工作是用一副磨破了皮的肩膀，把一摞摞火烫的砖块扛到脚手架下，再用扁担挑到机器送不到的楼层。那些砖粗糙、坚硬，边角锋利得像野兽的牙齿，很快，我的手掌便被啃噬得伤痕累累。汗水淌下来，滴入伤口，是一种尖锐的、清醒的刺痛。晚上回到家，我常常在午夜猛地惊醒，浑身的骨头像散了架，酸痛从每一个关节里渗出。屋顶漏下几缕惨白的月光，我摊开那双不像14岁少年的手，在黑暗里静静地看着。那上面，有山赋予我的力气，有生活刻下的伤疤，却唯独没有我想要的那个关于未来的、模糊的答案。

第二天，我照例用扁担挑着砖块从学校的一楼爬到四楼。由于砖块太重，加上身子骨较瘦弱，我吃力地、机械地挪动着沉重的步伐。当时学校里的学生跟我岁数差不多，每当学校下课铃声响起的时候，我心里特别紧张，怕被我曾经的同学们看见我在搬砖，怕他们看不起我。不远处，一个穿着干净校服的女孩正坐在一棵大榕树的荫凉下，捧着一本厚厚的书。夕阳的金辉筛过叶缝，温柔地

进我的胸膛。原来，山外面的世界，不只有轰鸣的机器和漫天的尘土，还有这样一种活法——安静地坐着，就能拥有整个宇宙。那天夜里，我没有再看自己伤痕累累的手。我翻出初中语文课本，就着屋内那盏昏黄的煤油灯，一字一字地读起来。灯光很暗，飞蛾不断地扑撞着灯罩，投下凌乱的影子。但那些熟悉的方块字，此刻就像一粒粒火种，掉进我干涸的心田，倏地燃起一簇微光，照亮了我眼前全部的黑暗。

那盏煤油灯的光，其实是很微弱的。灯焰如一粒被风吹斜的豆黄，不住地跳动，将我的影子，还有爷爷佝偻着身子编苹果筐的影子，一同放大、扭曲在斑驳的土墙上。空气里弥漫着煤油与老屋木料混合的、沉郁的气味。而打破这沉寂的，便是我稚嫩的一字一顿的读书声。

后来，我乘着读书的风帆，走出了那片大山。我走到了更亮的灯下、更厚的书里，走到了更远的地方。我如愿以偿地改变了生活的轨迹，拥有了祖辈无法想象的选择与视野。这似乎是“希望”的实现，是“命运”的改变。

我恍然大悟，所谓“改变命运”，或许并不仅仅是从田间到城市的空间转换、从贫瘠到丰裕的物质跨越。念书给予我的最大的馈赠，是让我在爷爷的沉默里，学会了倾听万物的语言；是在那土墙的斑驳间，窥见了历史与时光流淌的痕迹，是那为了生活而去搬砖的沉重步伐。它给了我一个内在的、精神的支点，让我在日后纷繁扰攘的世界里，总能回想到那盏煤油灯，从而知道自己从何处来，内心该守护些什么。

那希望的实现，并没有终结在我离开的那一刻。它更像是一粒种子，用爷爷一生的辛劳作为土壤，再由我那稚嫩的读书声浇灌，最终在我往后的生命里，开出了一片爷爷从未见过、却注定能懂得其芬芳的花朵。

那念书声改变的，又何尝只是我一个人的命运呢？它改变了一段家族传承的轨迹，它让一种无言的期望，终于获得了有声的回响。那艘从煤油灯下启航的小舟，驶向的不只是一个光明的彼岸，更是一个被知识与理解所拓宽了的、更丰厚也更懂得慈悲的人生。

雪，一种天然物质，本质是水，原型是六棱花。最早的咏雪，可追溯到《诗经》中《邶风·北风》的“雨雪霏霏”和《小雅·采薇》的“雨雪霏霏”，而今已发展为冰雪运动和产业。自古咏雪不乏佳作，但表现手法迥异。

显性的咏雪诗，直白生动逼真，具有强烈的画面感。如唐代李白的《北风行》：“燕山雪花大如席，片片吹落轩辕台。”柳宗元的《江雪》：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”刘长卿的《逢雪宿芙蓉山主人》：“日暮苍山远，天寒白屋贫。柴门闻犬吠，风雪夜归人。”金代元好问的《颖亭留别》：“北风三日雪，太素秉元化。九山郁峥嵘，了不受陵跨。”清代郑板桥的《山中雪后》：“晨起开门雪满山，雪晴云淡日光寒。檐流未滴梅花冻，一种清孤不等闲。”

隐性的咏雪诗，比拟、借喻玄妙，道尽雪之美却隐去雪字，别具风味与感染力。如唐代高骈的《对雪》：“六出飞花入户时，坐看青竹变琼枝。如今好上高楼望，盖尽人间恶路岐。”其中“六出”即雪。岑参的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》：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其中“梨花”即雪。宋代陆游的《冲雪至余庆林雪连日不止》：“策蹇清吟涉若耶，灞桥犹恨近京华。山前千顷谁种玉，座上六时天散花。林雀无声溪自断，炊烟不动竹篱斜。胜游更觉平生少，未羨银河泛客槎。”其中“玉”“花”“银河”等皆是雪的代名词。宋代孙道绚的《清平乐·雪》：“悠悠飏飏，做尽轻模样。半夜萧萧窗外响，多在梅边竹上。朱楼向晓帘开，六花片片飞来。无奈熏炉烟雾，腾腾扶上金钗。”其中“六花”即雪。元代薛昂夫的《蟾宫曲·雪》：“天仙碧玉琼瑶，点点扬花，片片鹅毛。访戴归来，寻梅懒去，独钓无聊。”其中“扬花”“鹅毛”即雪。清代纳兰容若的《采桑子·塞上咏雪花》：“非关癖爱轻模样，冷处偏佳。别有根芽，不是人间富贵花。谢娘别后谁能惜，飘泊天涯。寒月悲笳，万里西风瀚海沙。”所喻皆雪花。

笔者也在古人的启发下，写了一些楹联和诗《咏雪》，力争做到言雪无一雪字的境界：“天女散花，蝶舞絮飞，风卷玉尘降凝雨；大地落英，银装素裹，日融寒酥溢琼芳。”“时光不觉玉絮寒，琼花飞舞饰长天。又是一度瑞叶降，遍地银粟兆丰年。”其中“天女散花”“蝶舞絮飞”“银装素裹”“玉尘”“落英”“寒酥”“琼芳”“玉絮”“琼花”“瑞叶”“银粟”等，皆雪也。这些借喻比拟，都源出古典，彰显了雪的不同形态与文化内涵。

显隐混交的咏雪诗，同样美妙，不胜枚举。如李白的《清平乐·画堂晨起》：“画堂晨起，来报雪花坠。高卷帘幕看佳瑞，皓色远迷庭砌。盛气光引炉烟，素草寒生玉佩。应是天仙狂醉，乱把白云揉碎。”当代毛泽东的《沁园春·雪》，更是堪称一绝：“北国风光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。望长城内外，惟余莽莽；大河上下，顿失滔滔。山舞银蛇，原驰蜡象，欲与天公试比高。须晴日，看红装素裹，分外妖娆。”

最蹊跷曼妙的是，有些咏雪之作，完全超越显隐范畴，重在对比反衬，明言雪而说其他。如宋代王安石的《梅花》：“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。”这是他要相退居钟山之作，以梅为题，以雪相衬，突显傲岸不屈、品行高洁的风骨，与毛泽东的“梅花欢喜漫天雪，冻死苍蝇未足奇”有相通之处。而唐代卢梅坡的《雪梅》，则共咏齐颂，同赞兼评：“梅雪争春未肯降，骚人阁笔费评章。梅须逊雪三分白，雪却输梅一段香。”

